

墓地、商贸城竟“变”A级景区

奇葩景观令人咋舌

新华社 张紫贇 鲁畅 字强

近年来,我国A级景区数量快速增长,仅4A级景区数量便从2001年的187家增长至2016年被摘牌前的2800多家。记者调查发现,在较低门槛下,一些民间公墓、商贸城等竟被评为A级景区,还有一些涉嫌存在“边建边评”“未正式开业便评级成功”“违规用地”等问题。



公墓、玉器城、商贸城 皆成A级景区

九华山龙泉圣境景区地处安徽省池州市青阳县,是一家民间公墓,2009年初创建3A级景区成功。记者曾在今年清明节前后多次来到这家主打“陵园文化”的景区,却发现所谓的景区门可罗雀。

在采访中,记者绕景区一圈,只见到五名前来扫墓的当地百姓,未见一名游客。因为客流量极少,景区内管理松散,多个游览点大门紧闭,一处名为“金刚宝座塔”的游览点虽然开门,但一名工作人员正躺在垫子上睡觉。

记者看到,景区内景观不多:往生文化馆内只是在墙壁上贴着一些宣传图,六合塔内因为存放骨灰盒长期关闭。工作人员指着大片墓地中的一小片刻有金色字体的墓碑说,“只有这一小片是烈士陵园,这满山坡的都是普通经营性公墓。”



不仅墓地变成景区,商贸城也变成景区。在云南昆明,国家4A级景区昆明螺蛳湾国际商贸城去年12月被国家旅游局通报警告。记者近日走进这一商贸城,其中从南往北共设7个区,从西到东划了21条街,从一楼到五楼汇集了服装、鞋、日用百货等上万种商品。“不知道螺蛳湾商贸城是4A级景区,一直以为这就是个购物的商场。”几位游客表示,都没注意过螺蛳湾商贸城居然是4A级景区。

在安徽省蚌埠市,玉器大市场也创建3A级景区成功。记者近日来到蚌埠光彩玉器城景区入口处,看见广告公司、宾馆与客栈、浴场、饭店等各式商业形态,真正的“主业”玉器店中却有不少紧闭大门。在另一个名为“玉博馆”的五层楼房内,一层卖场的敞开柜台中,约三分之一是空置的,销售员有十余个,可消费者只有三个。二层共27间店面,18间处于关闭状态,有的还贴上了转让信息。

“奇葩景区”评级成功 暴露把关不严

国家旅游局印发的《旅游景区质量等级管理办法》明确要求,“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正式开业一年以上的旅游景区,均可申请质量等级”。但记者采访发现,这一硬标准遭遇了软执行,一些景区甚至仍在建设、尚未开业,便成功创A。

记者查询资料发现,九华陵园2009年4月1日创建3A景区“龙泉圣境”成功,当时营业执照中的经营范围仅为墓穴租赁等陵园服务,并没有“旅游开发、服务”。4月15日才拿到安徽省九华山龙泉圣境旅游有限责任公司的营业执照。经过一段时间试营业,直至评A成功后一年多,该景区2010年10月才正式对外营业。

虽然游客数量不多,但墓地价格却在景区招牌下一路看

“快退休了,谁也不会动我了” 收药企“感谢费”成惯例,调研员栽倒在退休前

《中国纪检监察报》李雪原

“有时候对方是一个人来的,只要不被发现,组织上也处理不了。我想不会查到我的,都快退休了,又是调研员,谁也不会动我了……”安徽省亳州市食药监局原调研员李健在被组织审查后交代了自己的违纪心理。

亳州,是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享有“药都”的美誉,是全球最大的中药材集散中心和价格形成中心。食药监局这个关键部门,在当地所有药企眼中自然地位非凡。李健从部队转业到亳州药监系统后,历任药检所副所长、所长,市食药监局副局长,2012年8月至案发任市食药监局调研员。在药监系统工作十余年,一步步走上领导岗位的他,从收一条烟、一箱酒,到逐渐收购物卡、收现金,快退休时还抱着侥幸心理在省委巡视组巡视期间大肆收钱,最终滑向了违纪违法的深渊。

收了什么不记得 但谁没“表示”他却记得清

一开始李健下去检查的时候,老板们也就给他一盒烟,请他吃顿饭。随着权力的加码,找他办事的人逐渐增多,从一盒烟到一条烟、一箱酒,然后送卡送钱,1000元、2000元他就敢接了。执纪人员介绍,李健收受“好处费”有一个自己的“原则”,就是不吃拿卡要。在他看来,别人如果要表示心意,也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与自己关系不大。

逢年过节,李健家里会很热闹,前来“拜年”“看望”的药商最多,多到谁来了、送的什么李健都记不清楚,但是,每一个他觉得应该来、应该对他表示感谢而没有来、没送的人,李健却一点都不会忘记。

2009年6月,亳州市某药业公司负责人孟某某经人介绍认识了李健,在李健的关照下,于当月就顺利办理了企业药品经营许可证。从此以后,李健就成了孟某某口中的“领导”,孟某某也就成了李健口中的“朋友”。2011年、2012年,孟某某几乎逢节必送,李健自是来者不拒。但是2013年春节和中秋节,孟某某由于没在亳州,也就没给李健“表示”,在众多药商“看望”的过程中,孟某某就落下这一次,李健却“记

得很清楚”。

组织审查期间,李健曾对执纪人员说:“谁该来没来,能记住,心里还是有想法的。”随后的2014年和2015年,该公司负责人为了持续得到李健的关照,恢复了“一年两节”都要“表示”的惯例,又得到了李健的关照。经查,2002年至2015年,李健在每年春节、中秋节时,收受他人礼品礼金折合人民币7.18万元。

以同事为例的警示教育 都不能为他敲响警钟

从认为自己不是吃拿卡要,到心安理得收“感谢费”,再到清楚盘算着谁没有来“看望”,李健俨然形成了一套自己收钱的思维逻辑。此时,身边发生的违纪违法案例和组织上的提醒对他已经起不到任何警示作用了。

为了提升全体人员的廉洁意识,市食药监局坚持从市纪委、市检察院、市委党校请来宣讲人员对全体人员举行“春训”廉政教育,到目前已坚持了9年。

2014年10月,市食药监局一名科长郑如海涉嫌严重违纪被立案审查,此案牵扯出该单位10余人,这些人均被给予

涨,知名度越来越大,吸引了不少外地客户。销售墓地收入已经从过去每年约50万增至一千万。

蚌埠市中华玉博园虽然还没有完全建成,但也创建3A级景区成功。在玉博园入口处,两侧没有安装玻璃的高楼十分显眼,均没有商铺入驻,除了已经建成却入住率低的玉器加工、精品区,还有大量空置的建筑、土地,地面上建筑垃圾、生活垃圾掺杂在一起,有的因为时间太长已经陷入土壤里。

安徽省一县旅游局副局长坦言,以前,想要旅游经济获得发展,各地在景区评级中存在不规范现象,导致A级景区增长数量很大。

在北京240余家A级景区中,房山区有两家高尔夫俱乐部,分别列为3A/2A。其中,2A景区提高高尔夫俱乐部因为“未办理用地审批手续”,一度被有关部门行政处罚影响正常营业。

对此,房山区旅游委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高尔夫球场申评A级景区是在大环境下想通过吸引会员之外普通游客打练习球的“转型”办法。

专家认为,之所以存在那么多奇葩景区,是因为长期以来我国景区等级管理“只进不出”,评A只有收益没有成本。一些地方为扩大旅游产业规模及影响力,甚至在主观打分中“放水”评A、在日常复核中“放水”保A。同时,《旅游景区质量等级管理办法》对于景区评A的标准较为宽泛,通用硬件指标所占分项比较大,一些景区靠“砸钱”挣分,也能通过评定。

规范景区评级、复核 提升A级含金量

记者从地方旅游和民政部门了解到,虽然对于“墓地等能否成为景区”没有明确法律规定,但业内人士认为,根据《旅游景区质量等级的划分与评定》标准,景区应具有参观游览、休闲度假、康乐健身等功能,墓地、玉器城等脱离了景区应有之义,也欠缺旅游资源吸引力、市场吸引力等要素。

中国未来研究会旅游分会副会长刘恩敏建议,进一步加大对景区等级质量复核及处罚的力度。对违规评级的A级景区,不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坚决将不符合要求的景区“摘牌”“降级”。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教授魏翔分析说,去年国家旅游局加大对景区摘牌、降级的处罚力度,对地方景区等级管理产生很大的震慑效应,各地景区评级已经逐渐从重数量向重质量转变。以安徽蚌埠市为例,加大处罚与自查自纠力度,A级景区数量已由最高峰时38个,降至28个。而龙泉圣境景区连续创建4A级也未能顺利通过。

专家认为,应加大游客反映和暗访的结果作为评定依据的比重,同时增加暗访频次、抽检比例,并适当考虑每年退出的量化比例。只有增强景区的红线意识,景区建设与旅游服务才能真正搞好。

“快退休了,谁也不会动我了” 收药企“感谢费”成惯例,调研员栽倒在退休前

党纪政纪处分。2015年春天,市食药监局在当年的“春训”中,有针对性地开展了警示教育,市纪委主讲人在授课期间特别提到了郑如海案件,以此来警示在场的干部。

此时身为调研员,坐在台下听课的李健内心也受到了触动,但仅仅是一瞬间。事后,他向执纪人员承认,当时他认为自己已经退居二线,还有半年就退休了,干了一辈子,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组织上不会再追究了,这种警示教育对他来说也就是“走走形式”。

不收敛不收手 巡视期间照收不误

思想的滑坡,让李健对不义之财的渴求像是上了瘾一样,不能自拔。在其“不吃拿卡要,只收取‘感谢费’”的逻辑下,即使眼睁睁地看着身边人被市纪委调查,他仍不收敛不收手,大肆收受他人财物。

2015年春节前后,亳州一家药企有一批药品在山东省济南市被抽检为不合格产品,一般外地的药监部门查处后,就会请求亳州的药监部门进行核查,然后回复。当济南药监部门请亳州药监部门协查时,该企业负责人赶紧来找李健帮忙,李健答应从中协调。

“我们有一个中药鉴别领导小组,经过小组鉴别,认为是假药,但最终按照劣药进行了处罚。”李健就这样“协调”了此事。为了表示感谢,该企业负责人送给李健1万元,他欣然接受。“给你办事了,为你说情了,为你协调了,你表示点感谢也是应该的。”事发后,李健对执纪人员说。

更让人震惊的是,在2015年4月至5月,省委巡视组在亳州巡视期间,李健仍然照收不误。据执纪人员介绍,李健在接受市纪委调查前,还在收受他人财物。1996年至2015年,其利用职务便利,为多家药企谋取利益,收受他人财物共计132.83万元。

“还有半年就可以退休颐养天年了,哪知落了个晚节不保的下场,我还有八十高龄的父母需要赡养。”回首自己过去10多年的行为,李健悔不当初。